

庆贺 陳橋驛 先生
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

罗卫东 范今朝 主编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庆贺 陳橋驛 先生
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

罗卫东 范今朝 主编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浙江大学理学部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罗卫东,范今朝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2

ISBN 978-7-308-12747-9

I. ①庆… II. ①罗…②范…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4975 号



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

罗卫东 范今朝 主编

责任编辑 胡 畔(hupian@zjupress.com)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7.75

彩 插 2

字 数 495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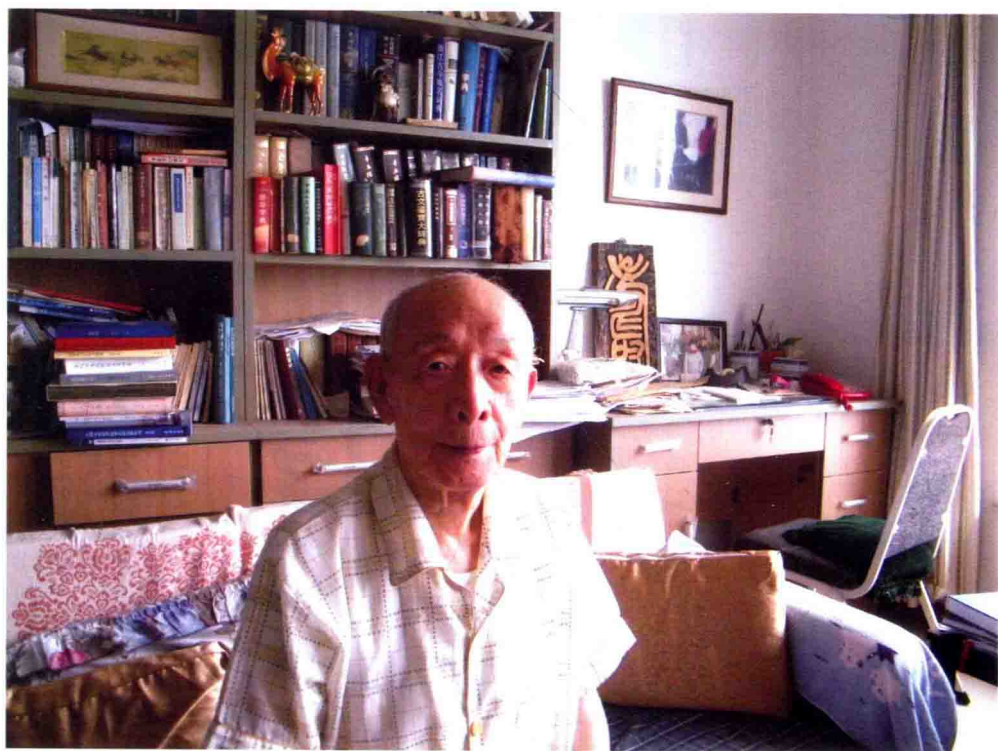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747-9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陈桥驿先生在书房（2013年9月10日）

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

史地巨子

郅学大家

路甬祥
辛卯年十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前院长、浙江大学老校长路甬祥院士的题词（2011年10月）



陈桥驿先生在九十华诞庆贺会上获赠《福祿延年图》（浙江大学敬贺）



庆贺会上，学生给陈桥驿先生献花



“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庆贺会暨历史地理学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代表合影

本书出版承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谨此致谢！

本书出版也得到浙江大学理学部专项经费部分资助，谨此致谢！

本书的编辑、出版一直得到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理学部、地球科学系和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所的大力支持，谨此亦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言

2010年的暮春时节,我们曾经相聚在浙江大学的玉泉校区,老和山下,恭祝陈桥驿先生荣获浙江大学的最高学术奖项——“竺可桢奖”;2011年的初冬时分,我们也曾聚首在浙大的紫金港校区,启真湖畔,庆贺陈桥驿先生的九十华诞;2012年的金秋时节,我们又见证了陈先生领取中国人文社科学界的最高奖之一——“吴玉章奖”;而一年之后的今天,在2013年的10月,还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中国地理学会又授予陈先生中国地理学界的最高奖——“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这接踵而至的荣誉,是社会对陈桥驿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辛勤治学的回馈;既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浙江大学的光荣。

“越中自古名士乡。”九十年前,陈桥驿先生出生于浙东名城绍兴,水乡古巷,地灵人杰。陈先生天资聪颖,幼承家学,并为古越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滋养,少年时代,就展现了过人的才华。更为重要的是,陈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即立志潜心问学,并将少时的兴趣和积累,转化为治学的方向和重点。陈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0余年来,先后出版各类著作逾70种,公开发表著述累计千余万言。尤其在“邨学”和宁绍史地研究方面,造诣精深,见识卓绝,“其叠嶂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成为当代邨学领域的学术泰斗、宁绍史地研究公认的权威,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海内外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从20世纪中叶以来,陈先生已经陪伴浙江大学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现虽已届九秩高龄,但仍然笔耕不辍,写文章,做研究,提携晚辈,培养学生,开展国际交流,为所热爱的学术事业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学风师风,嘉惠学林良多。

九十载人生,六十年治学,陈先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造诣精深;同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并为地方的城市建设、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作出过重大的贡献。陈先生也为浙江大学的发展,为学校学术声誉的提升,作出了显著的贡献。2010年5月,陈先生荣获浙大的最高科研奖项“竺可桢奖”,正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今天能俨然大国,为世所用及为世所重,实与20世纪40年代前后竺可桢先生执掌浙大时所奠定的坚实基础有关;而且竺先生本人就是开创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先驱。今天我们说到历史自然地理,就不能不提及竺可桢先生,提到他的对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他的研究,实开环境变迁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先河。更为重要的是,在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的1936至1949年期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延揽、造就和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陈训慈、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钱穆、向达、王庸、贺昌群、叶良辅、涂长望、朱庭祐、任美锷、沙学浚、李春芬、黄秉维、严德一、陈述彭、施雅风、毛汉礼、陈吉余等为其中代表),他们为中国的历史学、现代地球科学(尤其是地理学、气候学和气象学等)和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在中国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地学界,迄今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就浙江大学在历史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而言,陈桥驿先生可谓竺校长的衣钵传人,他勉力传承薪火,居功甚伟。

而最重要者,则在于,陈先生自觉践行并传承了竺可桢先生所致力倡导的“求是精神”。竺先生曾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求学者“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只问是非”。前有竺可桢,后有陈桥驿,两位史地大家,都秉持学者的良知和操守,而其治学,也真正达到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境界,可谓执端守中,止于至善;从而能够独树一帜,领一时之风。他们的治学、为人,都是“求是精神”的最好诠释和生动写照。

《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也正是“述往事,思来者”,希望能够继承传统,守护文化,并推动学科发展更上一层楼。在此,我们也对各位学者和相关单位对本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的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并诚挚地希望各兄弟单位和同行学者能够继续关心、支持浙大相关学科的发展。

玉泉、西溪多山、近山,紫金港、华家池富水、临水。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陈桥驿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智德兼隆的仁厚长者。衷心祝愿陈桥驿先生健康、快乐;也由衷希望在求是园里,在西溪河畔,在启真苑中,我们能够常常看到陈先生漫步的身影,聆听到陈先生那带有浓厚绍兴乡音的谆谆教诲,感受他身上悠长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是为序!

浙江大学副校长 罗卫东

2013年11月19日

陈桥驿先生早年经历自述

罗校长和范教授要为我编纂出版一本《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我实在愧不敢当。正如绍兴城建档案馆长屠剑虹研究员所撰《影响深远，功效显著——记陈桥驿先生史料陈列馆》^①一文中记叙的我当年的几句话：“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反对”，“实在是小题大做，多此一举，没有这个必要”。说实话，对罗、范两位给我的厚遇，我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当然，对二位如此盛情，我实在十分感动。现在，书已在进行排印，二位嘱我在卷首也写几句自己的话，我当然遵命。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我自幼丧母，却是我祖父的长孙。所以从童年起，我的学业之事，就由祖父包揽。他所教的就是《唐诗三百首》和“四书”之类，所以在虚龄十岁插班入小学以前，一直是在“子曰诗云”中过日子，而且也感到有些兴趣。我回忆祖父当年所说的话，倒是毕生受益的。他原话的大意是：我现在教你的，不论不全懂，甚至全不懂（全不懂的实在极多），但只要你背得滚瓜烂熟，将来年纪大起来，就会懂得的。

他听不进像我二叔祖这样也是有清代功名者的话，但当我初小毕业前夕，却接受了一位他早年学生的意见，请家教让我读英语。所以我在进入高小前的这年暑期，就开始请了一位家教让我读《开明英语课本》，这位家教也主张每课都要背熟，而且英语与古文不同，只有不全懂的，却没有全不懂的。我在拙著《八十逆旅》^②的《旧地重游》篇中，曾记及由于避日寇侵扰之难，我曾在会稽山麓的一个小山坡上，借助英文字典，花七八个月时间，背熟莎翁的几篇名篇，并其他诸如《女士或老虎》、《项链》、《最后一课》等名篇约二十篇，当时都属于不全懂，甚至也有全不懂的，但后来年长了，确实完全懂得，并且派上用场。对于这些名篇，至今

① 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编《越风》（2011—2012），南海出版公司 2013 年版。

②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虽然时隔七十多年,但我仍能大致背得出来。

总得进小学,这是全家人的意见,所以插班考入省立第五中学(以后改为省立绍兴中学)附属小学二下级。但是我感到小学教学的内容实在太简单,兴趣还是放在家里的“子曰诗云”上面。附小的制度是一二年级为“低段”,三四年级为“中段”,五六年级为“高段”。这年暑期以后,我升到了“中段”的最低班三上级。各科都有专门的教师,课程也多了。级任教师杨芝轩(女)先生(当时没有“老师”的称呼,学生称教师都作“先生”)任国语课(今称“语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国语课本第五册,我即在课内翻阅课本,只是一篇写一位名叫黄香的孝子文中,有一句“江夏黄香,天下无双”的话,我不懂得“江夏黄香”的意义。回去问祖父,他说,江夏是地名,他也不很清楚,总在今湖北省一带。“江夏是地名”,这一句我懂得后,国语课我实在不必再读了。以后从四年级直到五、六年级,对我来说,其实都是如此。

算术教师是董先生,也是用的商务课本,后来我知道,这些都叫“整数四则”,以后几个学期也不过是多了“小数点”、“分数”,还有一些用文字的所谓“应用题”,也都是很简单的,我虽在练习簿上都写上了,但实在没有意思。念小学!念小学!这是我几位叔叔、叔母包括我父亲都向祖父说过的,我进了附小,校舍原来是停办的第五师范(初师),房子多,校园大,我当时也很高兴。但后来知道小学里念的是这样一些浅薄的东西,除了升到三上级以后,在社会和自然二科中听到一些新知识,例如三上级时,恰恰碰上美国胡佛和罗斯福二位竞选总统,虽然我在家里的《上海新闻报》上已经见到此事,但总统要全国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事,却是社会科教师吴文钦先生讲清楚的,我对这一类较有兴趣。

三上级的算术教师董先振先生与我父亲相熟,当时绍兴的金融业发达,钱庄很多,我父亲在一家钱庄任职,董先生与这家钱庄有些关系,常到那里吃中饭。他经常当了我父亲和其他职员的面称赞我的聪明和好记性,样样都懂。但是也有一句是,上课一直不专心,看另外的书,“不读正书”。有一天,父亲曾当着祖父和我的面说,附小董先生说我“不读正书”。祖父立刻为我挡驾,说我现在正在读“巾箱本”的《诗经》,并不是“不读正书”。附小里发的“正书”,他都看过了,阿均(我的小名)没有什么好读的。以后我才体会到,父亲所传的“不读正书”的话,其实是说给祖父听的,因为他担心祖父教我的这类东西,会不合当今需要,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不读正书”的事,我以后在初中和高中念书时也都是这样。

我进中学以后,“七七”、“八一三”战事先后爆发,也就是我国正式宣布抗日战争的开始。由于双方军事实力的很大差距,1937年战争爆发不久,日寇随即

侵占了浙西杭、嘉、湖大片地区。在钱塘江边与我们隔江对峙，但尚无越江侵占浙东的迹象。所以宁绍一带的学校照常在原校舍开学上课。虽然各校都作了修建防空壕等一类的准备，也有敌机过境，但我们只是在听到空袭警报时到防空壕去躲避一下，当时也并未出现敌机对城市的轰炸情事。

日寇对浙东不设防城市的骚扰性轰炸是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的，当时我就读于省立绍中（即今绍兴仓桥附近的绍兴初中）的初秋二下。这年春四月，政府已经获得我方在敌后情报人员的情报，说是笕桥机场运到了许多轻型炸弹，显然是对浙东城市轰炸用的。政府也立刻通知学校、机关和居民应变。因此，学校随即开始要学生一早出城到郊外上课，中饭由校工挑送，各级自择不同的适于从事教学的郊区，当然非常不便。但整个四月份中，并不见敌机行动，学校到郊区上课的制度虽仍继续，但思想开始麻痹，并有怨声载道的情况。而敌机在五月份的某天终于开始行动，我们在郊区的小山阜上，看到几架敌机在城区盘旋轰炸，爆炸声震动我们心弦。如此约半小时，敌机飞离，而全城一片烟尘。事后知道，省立绍中和附小都落了弹，由于炸弹都是轻型的，所以破坏力不大，死伤也不多，但绍中里一位名叫金阿传的工友，却在这次轰炸中遇难。从此，每隔个把礼拜，都要来这样骚扰一次。后来人们也发现，敌机虽然用这些轻型炸弹轰炸，但是并不轰炸城市内的要害部门。这就让人们预测到，宁、绍等浙东城市，是列入于日寇侵占日程上的。

学校是必须搬迁的。经过反复选择，省立绍中决定搬迁到诸暨枫桥镇以东约十里的花明泉村，并在嵊县（今嵊州）崇仁镇的廿八都村建立一个分部。绍中是个有高、初中和简易师范的大型学校，全校的图书仪器和其他教学设备数量巨大，但当年的社会环境对教育是高度重视的。经费由省教育厅提供当然不在话下，而中国长期的儒学传统对学校搬迁是个有利条件，据说在选择搬迁校址时，还有不少乡镇竭力争取。此外，我国的宗法社会，让各乡镇都不缺乏祠堂、家庙之类，这是学校最好的落脚点。在花明泉这个大村中，村口一幢规模很大的新祠堂，与它并建的同样大规模的老祠堂，再加上一座也是紧靠这两座祠堂而已经停办了丝厂，三座大房子，就把这个省立中学高初中和部分简易师范所需要的教学和食宿都解决了。校本部以及各个实验室，也都在这三座房子中安顿下来。

从绍兴到会稽山北麓的航船终点娄宫埠头，然后登岸行走，经过名胜地兰亭入诸暨县境而至枫桥，这是一条当年可行黄包车的大路，从枫桥东折走上小路，不过十里即到花明泉村。故自娄宫至此，总共约四十里，大半天时间就到新迁校址。这年秋季我就在此续学，因为我们是初秋三，即初中毕业班，学校照顾，以老

祠堂的正厅作为我们的教室。当年我重视图书馆甚于教室。即去离校本部不到一里的另一座大祠堂察看,见馆内一切已安顿就绪,韦勃斯特大字典也已安置在原来的铁架上。音乐教室设在此处,在搬运中或许是最为笨重的钢琴,已经擦得净亮,令人欣慰。

因为是初中毕业班(其实初春三也是毕业班,但学校习惯一直重视秋季班),我这个“不读正书”的人,得略知一点新学年中的新课程。新课程是平面几何与化学两门,我翻阅了教科书,又听了两次课,觉得都很简单,于是又做了以后在一篇什么文章中自称“不足为训”的事。

在英语方面,我虽然早已背熟了二十多种名篇,但是我在绍中图书馆翻阅收藏的《密勒氏评论报》,发现陌生的单词极多,因我以往读背的都是文学作品,面对政治词汇实在所知很少。当时,我手头的英文字典是祖父当年同意要我读英语时,到绍兴城内最大的一家仅有这种字典的越州书局买下的,平海澜编的《标准英汉字典》。这样一本当时流行的最大字典,我竟想到把它所收的全部单词背下来,而且随即实施。到村口一处树林中布置了一个座位,以红色印泥圈点,除了上课时间不得不坐在教室里以外,其余时间都在树林里下这项功夫。直到高中一的第一个学期,整部字典的每一个单词才都点上了红色圈点。在念字典的同时,也是因为在旧书店买到了原版《纳氏文法》,初阅几页就认为这是一部极好的英文文法读物,我预备把它翻译出来,虽然数量较大,但是我并不计较,因为在上课时间可以从事这项工作,所以也就开始进行。但在高中一第一学期的寒假中,我在绍兴城内一家旧书店中看到《纳氏文法》在十年前已经有一位名叫陈文祥的先生翻译,在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现在竟已进了旧书店了。七百多页的书,当时我已译了四百多页,此事实让我十分懊丧。不过在以后的教书生涯中,仍然感到,当年虽然浪费了许多时间,但是毕竟还是受益不浅的。

我在花明泉读完两个学期,于1940年暑前毕业,准备投考高中。这一年,省教育厅考虑到所属省立中学都已迁乡,但浙东各城市都仍相对安谧。假期中学生多返回城市,下乡赴考不便,所以实行了历来仅此一次的省立中学(包括省立高工和高商)的统一招生,每位参考学生可填三个志愿,考地仍设在除了杭、嘉、湖三城以外的浙东各原校在城内校址。组织力量,在丽水的省立联高(原是为了浙西流亡学生所设)统一阅卷,然后在全省最大日报,即从杭州迁到金华的《东南日报》公开发榜。当时我应祖父之嘱填了两个志愿,第一志愿仍是省立绍中,第二志愿是我家有亲戚所在并且声名甚佳的省立金华中学。

由于宁、绍、金、衢、温、严等省立学校试卷都要集中到丽水(即处州),阅卷费

时,所以到考试半个多月以后,才在《东南日报》上发榜。我当然为第一志愿所录取,不仅名列前茅,而且是“公费生”。当时,教育厅为了鼓励优秀学生,所以在各校名额中均有5%的公费生。省立绍中只招一班(50人),其中在录取名额中注明为公费生的共有三人。享受“公费生”待遇的学生,所有全部膳费、制服费、书籍费等,全由国家提供。省立中学都是委托各地的“浙江地方银行”收费的。父亲凭学校录取通知书到银行缴费,而取回的收据上只是一条“各费已缴”的银行印章。祖父非常兴奋,曾以这张收据给当时在家的几位叔叔和叔母看。我这个“不读正书”的学生,暑期后又到花明泉念高中。却在高秋一的下学期(1941),由于日寇突然侵占绍兴城市,枫桥地处绍兴到诸暨的大路边缘,为了安全原因,我们花明泉总部停办,全体迁往嵊县崇仁廿八都分部,从此,省立绍兴中学,就在距绍兴比花明泉稍远的廿八都安顿下来。那里也有许多祠堂、家庙,而地方人士和村民也竭诚地欢迎我们。

1941年秋,我在廿八都念高中秋二。令人兴奋的是,盟军在欧洲已经取得了对法西斯德国的一连串胜利。在亚洲,一直凭借空军优势对我们滥施轰炸的日本,这一年第一次受到美国空军的轰炸。美国轰炸机群从接近日本的航空母舰起飞,第一次突如其来地轰炸了东京及其他城市,然后飞到浙江衢州机场降落。我们早已听到衢州机场的兴建,当时还不知道它的作用竟在于此。所以当这个消息见诸报端以后,廿八都的绍中师生们确实无比激动。

日寇为了挽救自己的败局,特别是避免屡遭美机轰炸处境,因而在1942年春发动了意在摧毁美机在中国着陆点的衢州机场,即当年所称的浙赣战役。侵驻宁绍的日寇迅速地向南进军,首先占领诸暨和嵊县。所以我在绍中念高秋二下学期还不到两个月,学校不得已宣告暂时解散,当年我虚龄已到二十岁。

此后的事,因为在拙著《八十逆旅》多有叙及,不再赘复。现在年逾九旬,溯昔抚今,确实不胜感慨。

本文为陈桥驿先生专为本书而作,写于2013年10月8日。题目为编者所加。

在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颁奖仪式暨陈桥驿先生九十寿诞庆祝会”上宣读的《贺寿辞》，收录于此，以为祝贺之意。

贺 寿 辞

稽山青青，鉴水长长。
古越绍兴，仓桥水巷^①。
翩翩学子，蔚然大家。
耄耋之年，犹自奋发。
“默室求深”，《水经》新证^②。
“访渎搜渠”，宁绍探疑^③。
植被、水系，环境变迁^④。
古都、名城，历劫重光^⑤。
前承“三老”^⑥，泽及后学。
“史地”薪火，脉继竺、张^⑦。
“酃学大家”，“史地巨子”^⑧。
期颐之寿，再为聚首！

癸巳冬月
学生范今朝谨撰并贺

注 释

①陈桥驿先生出生、成长于绍兴，现绍兴城内的仓桥直街设有“陈桥驿先生史料陈列馆”。

②陈桥驿先生的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邨学”研究，2007年出版《水经注校证》。

③陈桥驿先生的另一项主要学术贡献是关于宁绍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1999年相关研究成果汇为《吴越文化论丛》。

④陈桥驿先生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植被和水系变迁领域，1982年协助谭其骧、史念海先生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并撰写总论、植被和水系等部分。

⑤陈桥驿先生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于历史城市地理领域，先后主编《中国六大古都》、《中国历史名城》、《中国七大古都》等。

⑥“三老”：指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三位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宗师。

⑦竺、张：指竺可桢先生、张其昀先生两位老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人。

⑧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前院长、浙江大学老校长路甬祥院士为陈先生九十华诞庆贺会的题词。